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36

T 3222/0:83.2

福建續志卷八十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七

記

安溪考亭書院記

國朝 李光地

昔朱子舉進士筮仕同安簿同安西北壤接安溪故
朱子嘗往來安溪道中喜其山水幽竒以為絕似建
陽佳處有詩在集中可檢也光地於乙未年冬告休
抵里拜邑父母曾侯寓其新落文昌祠中因請侯曰
俗祀文昌蓋古者司中司命之遺雖然星辰河嶽必
以人配五百年來朱子人師也今

天子崇重之優風聞天下敦學者知所嚮往地之歸也取道西江凡玉山鵞湖朱子信宿講論焉者其守土類能修舉吾邑爲朱子奉檄往來品題名勝之區法得立祀非其人不興也其有待於吾侯乎侯曰茲吾素志也舊有祠在庠東湫陋傾圯侯乃捐貲買地於文昌祠後架後堂以棲神而以中楹崇祀朱子攷古衣冠用上公冕服耐食則復齋北溪兩先生皆南郡產也又拓甘前爲敬業堂躬與諸生課業講藝蓋志子續朱子之墜緒而非特復守升香循春秋之故事而已祠成邑之人士感侯興起倡明之意相與請

余記其事以示來者余維侯之派自東魯宗聖而南宋南豐先生亦其別族也文行之承遠有端緒則其爲政而知所先後也固宜考朱子平生爲學精察力行謹守曾氏家法其文章則一以南豐爲殼率然則侯於朱子之道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明道先生爲顏亭銘曰千載之上顏維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蓋有取乎淵源世講相與表章之義余於侯之茲舉亦云侯諱之傳字惕若號石巖

重脩泉州府學記

國朝 李光地

泉在前代文章科名爲天下蔚學者譚說至今豔之

然其世升降俗淳澆士術人心之變則有羣然波逝
其中而莫之貲省者蓋自成宏間虛齋蔡先生醇品
邃學洛閩是承親炙之士則有陳林張史諸君子皆
所謂守章句踐規矩不謬於古人明經篤行之意泉
之最盛時也其後傳李許相繼魁天下爲時文師科
第遂壓列郡然而華繁實披學又一變及其季也則
有猖狂以壞士習恠詭以軋文體者餘風荏苒而吾
郡寢衰矣夫泉僻處濱海爲九州風氣裔末然虛齋
以經解錦泉晉江以制舉業李贄以橫議天下皆靡
然宗之則豈非世道學術之高下占諸吾泉乎

與蔡陳諸先生勵行清修有進退大節其時風尚淳
樸聞之長老士大夫有美田宅者衣冠不齒也其後
則役於名利者多又敝則破行檢作毒害鄉閭苦之
而至今爲梗此又鄉俗人心淳澆之判然其所以然
者亦源乎世道學術而已矣嗚呼學校者四術所從
出故曰學術也其廢其興昔人重之詩曰於論鼓鐘
於樂辟雍蓋言學校之盛待文王而後興也又曰佻
兮達兮在城闕兮蓋言學校之廢爲賢人君子所憂
閔也今 天子恭承道運以六藝漸摩四海必世而
再矣周正壽考則應在作人固宜其令行風流而蒸

蒸者衆地之歸也兩浙江右聚學之區玉山鉛山儒
先講肄之所賢守令類能修舉視聽一新吾郡劉侯
侃來自齊魯有召南素絲之操顧瞻郡學頽敝憮然
傷之此亦風詩城闕之志欲望學者以嗣音也請諸
僉事黃君朝鳳而委學職陳君任賢以敦其事落成
有期吾友舉人陳君萬策爲之請記於余夫學校之
設遠矣古之知道能文者學記備矣重言累陳無以
爲也蓋周禮在魯則問舊章諸子賦詩不逾鄭志泉
故先儒舊遊理學名壤雖晦明有時然得賢牧守師
儒作而興之廨宇旣修必將延召名宿招誘有志之

工課其道藝成其德業所以贊 聖天子而育材廣
化者非僻陋荒遐素未耀乎人文者比也故爲道前
代學術源流所以關鄉國汙隆者使返其始而維其
初庶幾望古剴今其則不遠矣

左所屯糧改抵記

國朝 黎士宏

余家世籍汀州衛之左所左所之有屯糧始明文皇
時贛屬信豐縣周三叛亂檄汀軍捕勦亂平卽以所
籍之田賞軍額賦一百三十八兩八錢歲收解事隸
汀州清軍總捕同知繼軍戶不能棄家就屯各還里
以其田召佃收其租入歸而納官軍固武人不識文

義當初召佃時與佃私爲質約或破一鏡或偶指他器具事件爲信至徵租各佃取驗信物偶年久信物失佃戶卽不與一錢信豐去汀千里又軍戶多不能自行倩他軍代收代收者多巧黠或指歲荒無徵或作稱至中途爲盜賊截劫以去各屯戶益苦且屯戶之納糧於官有羨有耗有加增佃堅守故約絲毫不爲補益官司徵屯之法歲僉總甲一小甲十小甲催各戶總甲催小甲屯戶例以歲十月赴佃徵租官徵銀則以春二月月三比屯戶固窮每比血肉狼籍填牢戶荷校負鎖者纍纍接於道故一爲總小甲輕者

鬻田產甚則鬻子女妻孥鬻墳墓屯戶卽逃絕死亡屯額終不得減因而累同族累三黨訟獄繁興捐生與被刑死者一歲中必四五人凡軍戶婚配率先問若家有無屯有屯則男長娶無所女長亦嫁無所也間五六年例遣指揮官一員詣縣清屯率循故事無所更張嘉靖中有指揮楊公名漢者起家孝廉襲祖職毅然請往各佃苦其精嚴爭爲巫魘害公公竟死自是後去者益悠悠不任事有明三百年屯丁之害遂相與爲終始崇正十三年庚辰林公一柱爲虔撫都御史公莆田人自汀入贛而汀故撫屬屯戶遮道

訴公內稱汀郡有額解贛州行糧銀二百餘兩請得
以左所額徵屯糧徑從贛屬信豐起徵坐抵前數之
半一蘓困軍一省運解事在可行林公下其詞於府
府檄縣查詳余時爲諸生同朱君朝相張君治勲康
君虛一及左所餘丁李汝道陳子茂如贛又自贛如
信豐邑令朱公璘如亦莆田人惻然許爲詳抵佃戶
徐祖善率羣佃羣起而闕謂定額已數百年何物小
生敢求更制出死力爭持勢洶洶且不測朱公依違
其詞迄無成局至甲申春節催上件左所軍餘苦邀
余再往時先大夫在病余力辭之先大夫好謂余曰

若果能了此蘇三百年害端全百餘戶性命爲而父
禱名山不是過也兒其無辭余勉承命以行謁贛郡
守守執前說不易無已上一詞於院擬再得查核不
謂林公會從里中見余歲試牘謬有過差之賞纔通
姓名傳語召見余乃得細陳所以公謂事關通所而
生一人遠來將無私乎余對以來年正輪總甲之後
痛切膚不得不慙也公歡然接對未及叙及文章之
事立談盡一刻乃退隨遣官促贛府回詳贛府以次
日轉報文云汀衛左所屯糧額銀軍戶收之各佃不
無刁難汀餉解之贛城道又遼遠應於信豐縣徑徵

抵解汀州府協餉事誠兩便院符隨下行顛行汀遂
得清除如額此甲申二月中事三月余捧檄還猶記
先大夫正坐東廂余展拜牀下先大夫喜見顏色曰
此行良不負也彈指間歷今遂已四十有三載因歎
當時立法不善田在他州而糧徵本衛官徵尚催呼
不應以二三餘丁索取千里之外欲不抗顏逋負豈
得乎至於屯丁無告日見其鬻妻子田宅立就死地
曾不一加存惜少事變通雖得林公蘇其後累而三
百年中所爲流離凋喪死於桁楊圍扉者固已不可
復起矣明事之晚章故因仍害不得祛利不得興卒

至社屋鼎遷淪胥而不可救豈獨一左所屯事爲然
哉因發舊章得陳稿漫記屯事本末且以志林公雅
鹿與先大夫之德言也

邱趙二公報德祠記

國朝 黎士宏

程子有云凡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况等而上爲督撫爲藩臬爲郡縣大吏受一方土宇
之寄舉手措足動關民命近取一時榮名遠則垂千
秋俎豆之享輕重瞭然而或乃蹙蹙爲不遑旦夕之
計亦可謂之失策矣我汀邑山多土瘠田中下厥賦
上中民鮮蓋藏又拙於謀生歲稍不登凶饑立見一

二有司意或不在百姓而至用二用三國之爲國其
尚可問乎前明萬歷五年郡屬邑連城有浮糧千百
欲均而派之長汀七邑當事已允其請檄旦夕下邑
紳故思恩太守趙公鉞率邑人起而爭之曰地有分
疆賦有定額無故而爲隣國之壑雖死不任受邑大
令邱公諱名貴削牘詳請至一至三謂令可去決不
能代外邑無名之徵使他日謂邑之浮糧害民自邱
某始當事偉其詞直事遂得寢然邱公亦竟以此拂
當事意解官邑民感邱趙兩公恩於西郊羅漢嶺之
側建祠祀兩公歷今已百餘年漸就傾圮他僧且攘

爲事佛之所趙氏子孫明經文學等乃重事廓清春
秋時祭頓復舊觀嗟夫使其時趙先生不奮起力爭
邱使君復迎合當事依違含忍無窮之累不遂至今
日哉於是見當時賢仁有司不惜一官爲萬民請命
邑紳耆舊卽致政家居擁護桑梓之厚遇大利害矯
首厲角身觸嫌怨而見義必爲又見官斯土者與邑
之士大夫志同道合相與有成不以傳舍視官故相
違謬而賢士大夫任勞首事會無有一狂悖小夫敢
旁撓中阻故相妬害其事者且相去百餘年之久姓
字漸湮沒不復爲人記憶而趙氏子孫能光復舊物

使祖宗功德千載如新天道報復之大又何其不爽如斯也予忝公後進特直叙其事於碑版其於今昔升降之事蓋亦因之無窮矣至祀事租入儀禮之詳趙氏自有專記

師泉井記

國朝施琅

今上御極之二十一載壬戌孟冬予以奉命統率舟師徂征臺灣貔虎之校犀甲之士簡閱而從者三萬有餘衆駐集平海之澳俟長風破巨浪以靖掃蛟窟爰際天時暘亢泉流殫竭軍中取汲之道遙遙難致而平澳故遷徙之壤介在海陬昔之井廛盡成涸

廢始得一井於天妃宮廟之前距海不盈數十武瀆涵浸潤厥味鹹苦原夫未達廣源其流亦復易罄詢諸土人咸稱是井曩僅可供百家之需至隆冬澤愆水涸用益不贍允若茲是三軍之士所藉以朝饗夕殮者果奚恃歟予乃殫抒誠悃祈籲神聽拜禱之餘不崇朝而泉流斯擴味轉甘和綆汲挹取之聲晝夜靡間歎涌滋漑畧不顯其虧盈之迹凡三萬之衆咸資飲沃而無呼癸之慮焉自非靈光幽贊佐佑戎師殲殄妖氛翼衛王室未有宏闡嘉祥湛澤汪濊若斯之渥也因鐫石紀異名曰師泉昭神貺也在易地中

有水曰師師之行於天下猶水之行於地中既著容
民畜衆之義必協行險而順之德是知師以衆正乃
克副

大君討貳撫順懷柔萬邦之命而揚旌海外發軔涯
涘神異初彰闔惠覃布誕惟

聖天子赫濯之威以致百靈效順山海徵奇亶其然
乎昔貳師劍刺大宛之山而流水溢出耿恭拜禱疏
勒之井而飛泉奔涌並能拯軍士於渴乏著萬里之
奇功乃今井養不窮三軍獲福予之不敏其曷以答
茲鴻嘉之賜哉是用勒之貞珉以志不朽云

望玉山記

國朝程夢林

玉山之名莫知於何始不接人境遠障諸羅邑治去
治莫知幾何里或曰山之麓有溫泉或曰山北與水
沙連內山錯山南之水達於八掌溪然自有諸羅以
來未聞有躡屐登之者山之見恒於冬日數刻而止
予自秋七月至邑越半歲矣問玉山輒指大武巒山
後烟雲以對且曰是不可以有意遇之臘月旣望館
人奔告玉山見矣時旁午風靜無塵四宇清徹日與
山射晶瑩耀目如雪如冰如飛瀑如鋪練如截昉顧
昔之命名者何耶玉韞於石生而素質美在其中而

光輝發越於外臺北少石獨萃茲山山海之精醞釀
而象玉不欲使人狎而玩之宜於韜光而自匿也山
莊巖瑰偉三峯並列大可盡護邑後諸山而高出乎
其半中峯尤聳旁二峯若翼乎其左右二峯之凹微
間以青注目瞪視依然純白俄而片雲飛墜中峯之
頂下垂及腰橫斜入右於是峰之三頓失其二游絲
徐引諸左自下而上直與天接雲薄於紙三峰勾股
摩盪隱隱如紗籠香篆中微風忽起影散雲流蕩歸
鳥有皎潔光鮮軒豁呈露蓋瞬息間而變幻不一開
闔者再焉過午則盡封不見以予所見聞天下名山

多矣嵩少衡華天台雁蕩武彝之勝徵竒涉怪極
峩窮幽渺然人跡可到泰山觸石匡廬山帶皆緣雨
生雲黎母五峰晝見朝隱不過疊翠排空幻形朝暮
如此地之內山歛鍔乎雲端壯觀乎海外而已豈若
茲山之醇精凝結磨涅不加恥太璞之瑠琢謝草木
之榮華江上之青無能方其色相西山之白莫敢比
其堅貞阻絕乎人力舟車縹緲乎重溟千嶺同豹隱
之遠害擇霧以居類龍德之正中非時不見大賢君
子欲從之而未由羽客緇流徒企瞻而生羨是寰海
內外獨茲山之玉立乎天表類有道知幾之士超異

乎等倫不乎人以易窺可望而不可卽也

臺邑明倫堂記

國朝陳璣

予以壬午春調任臺邑至之翼日恭謁

文廟禮成學博黃君世傑率諸生引予入
前聽講問所謂明倫堂者蓋曠然一平地也噫斯何
地也而可久曠乎哉自有人類卽有人心有人心卽
有人理有人理卽若天造地設而有明倫堂苟斯堂
之不立則士子講經無地必至人倫不明人理泯而
人心昧將不得爲人類矣噫宰斯邑者何人風教攸
責而可冷斯地久曠乎哉予用是殫力以拮据畢慮

以經營越明歲癸未之夏而斯堂得成堂凡三間高
廣如式門樓前拱甬道圍牆井列成之日用進諸生
於堂而告以斯堂取義明倫之旨爲落成慶乃環顧
文廟又已掃地傾圮方在選材鳩工平基定向爲創
建 文廟之舉適行取銓部 命下而予因是不得
盡心竭力於其間雖然人之欲善誰不如我 文廟
之成固有待也獨斯堂之役費稟於官役不病民向
之曠然者今幸巍然其在望矣義不可無一言以紀
予謂五經與五倫相表裏者也倫於何明君臣之宜
直宜諷宜進宜止不宜自辱也父子之宜養宜愉宜

幾諫不宜責善也兄弟之怡宜恭不宜相猶也夫婦之宜雍宜肅不宜交謫也朋友之宜切宜儆不宜以數而取疏也明此者其必由經學乎潔淨精微取諸易疏通致遠取諸書溫厚和平取諸詩恭儉莊敬取諸禮比事屬詞取諸春秋聖經賢傳千條萬緒皆所以啓鑰性靈開橐原本爲綱紀人倫之具而絃誦其小也願諸生執經請業於斯堂顧名思義期於忠君孝親信友夫義婦聽兄友弟恭爲端人爲正士毋或徒習文藝恣睢佻達以致敗名喪檢爲斯堂羞庶幾不負予所以首先建立斯堂之意抑是役也晨夕

捐畫督率就工則黃學博之功固不可以沒也

新建朱文公祠記

國朝陳瓊

予建朱文公祠旣成或問曰海外祀文公有說乎曰有昔昌黎守潮未暮月而去潮人立廟以祀東坡先生爲之記云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若文公之神周流海外亦何莫不然按文公宦轍嘗主泉之同安簿亦嘗爲漳州守臺去漳泉一水之隔耳非遊歷之區遂謂公神不到何惜也矧自孔孟而後

正學失傳斯道不絕如綫得文公剖晰發明於經史及百氏之書始曠然如日中天凡學者口之所誦心之所維當無有不寤寐依之羹牆見之者何有於世相遠地相去之拘拘乎予自少卽知誦習文公之書雖一言一字亦沉潛玩味終日不忍釋手迄今白首茫未涉其涯涘然信之深思之至殆不啻所謂煮蒿悽愴若或見之者也文公之言曰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也又曰分別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蓋嘗妄以己意繹之惟不好貨斯可立品

惟不好色斯可立命義利分際甚微凡無所爲而爲者皆義也凡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義固未嘗不利正不容假義敬在心主一無適則內直義在事因時制宜則外方無纖毫邪曲之謂直無彼此可遷就之謂方人生德業卽此數言畧包括無遺矣他言之警切胥此類讀其書者亦惟是信之深思之至切已精察實力躬行勿稍游移墜落流俗邊去自能希賢希聖與文公有神明之契矣予所期望於海外學者如此而謂斯祠之建無說乎祠正堂三楹兩旁列齋舍六間門樓一座起工於壬辰冬月至癸巳仲春落

成不動公帑不役民夫一切需費悉出予任內養廉
餘羨猶慮祠內香火及肄業諸生修脯油燈之資議
將予撥歸郡學鯁港莊田二十八甲一分租粟供給
歲以爲常經行臺灣府轉行該學永遠遵照並記以
示來者

榕村記

國朝 李光地

棧谿以爲澮曲折灌數百頃復入於谿水勢依山自
成隆窪有榕生其上舊爲風摧橫臥澗中折而復迴
翹然兩橋可以通涉扶疎遠望亭亭然三也村廣輪
二百步澗之南有方沼二沼上爲亭傍亭爲臺皆就

榕陰下臨潭澗蒼巖遠岫濯影清漪水族微鱗游泳
可矚樹陰深處榭薨隱隆周以垣戶皆吾甥孫氏之
所經始其北月池引入澗流有長廊疎牕可以凭俯
蓋余所營也余又卽榕之遠陰砌爲石臺與孫相望
炎月西曦如擁翠幃又却而西北爲小山山之高可
四仞許下竹行源輸之山腹降流出於石罅結茅室
使僧居之自吾軒而至者環徑輒邱忘爲十畝焉移
四序花木雜蒔村中薜荔藤梢漬蝕牆苑登高之所
聽眺栽秧穫稻誼呶笑呼之謹月麗村光墟烟野燒
雲電摻流長風高枝幽壑靈瀨之狀余旣與孫氏子

樂此而二三親串知厚相要角文其中意在光時職
思用世扶樹缺微嗣音風雅使榕村之名及後諸子
之志也

逢源亭記

國朝陸可求

署東舊有別業其傾廢不治久矣壬寅冬予初下車
方急理試事未遑顧焉癸卯春試事少暇因鳩工重
葺理其荒穢可步可坐園之南有亭亭之四面曲水
繞焉名曰方鑑予謂水形曲而狹四繞成渠若方環
然不類方鑑也思有以易其名者且池之水時溢時
乾蓋無源也思濬而通之甲辰春夏抱疴秋按試汀

邵冬有秦溪之役乙巳春將有事於延建而車未發
乘暇命園丁濬之有泉湧出渟泫澄澈涓涓不絕於
是地脈通而無時溢時乾之患因憮然曰予今有以
易其名矣子輿氏曰取之左右逢其源考亭氏曰問
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非此之謂乎爰顏
以逢源嗚呼君子之於道也貴得其源源深則流不
竭祭川之所以必先河也予於是而悟尋源之學亟
亟矣

蔡溪巘記

國朝陳玉書

巘舊屬興化縣志載九座僧智廣嘗憇此居人見菜

自溪流出因名菜溪至宋爲聘君陳易隱處蔡中郎
樞嘗從聘君遊改名蔡溪今郡邑志俱名蔡溪而里
人仍稱菜溪因舊也巖在獅子峰之下背依雙闕石
門高數丈階石門而上有巽堂有良軒巖之東北有
石壁高百餘仞方如屏峭如削其上灌木疊鱗巖石
間出土人呼爲層城壁之肩有飛瀑數十丈從懸巖
直下乍大乍細乍鳴乍靜風吹之沫散如霧霏霏過
數百武日射之則光彩閃爍似飲澗長虹乃若當春
大水一直傾瀉又恍若從天而降擬之鯉湖珠簾似
爲過之瀑盡處爲龍潭旁有龕祀龍神歲旱祈雨必

於此潭之下水流數曲至飛來石出一從左石頂瀉
下一從右石洞穿過皆激石而流聲輒如雷所謂飛
來石者石高廣各數仞上銳如峰明萬歷甲寅歲從
山崩下水橫衝巖折是也旁石之下平處舊勒眠雲
石三字稍前又有石可坐十數人下瞰巖前瀑布遠
觀天外青峰余時移茶竈於此賞心經日焉緣巖而
東不數武有夢賞臺刻石上林木蒼翳石壁嶙峋不
可陟而前也巖之前水奔瀉處瀦爲潭從旁觀之似
鯉湖小珠簾是爲幻遊洞自洞而南嶺道屈曲處爲
藏真塢循嶺而行修竹茂林風日不到至嶺半有亭

覆路中額曰半嶺亭山之東有石鐘一西有石鼓一
皆可於亭中望之再下至溪有巨石挺立松篁環繞
目爲護界石而溪流隨層放而出觀至此止矣余謂
來遊者觀自此始焉蓋由南溪而來至護界石而半
嶺亭而藏直塢而幻遊洞嶺道峻險數折而至巘之
三門又階而至巘之前門四峰皆在天半瑰竒突兀
不可名狀入巘中少坐啜茶已不知置身之在霄漢
也於是履危石循幽徑以遍覽飛來龍淵石壁諸名
勝飫於山復饜於水而好事者方將作數十日觀留
連難去然後嘆名山水之傳於古今良不虛矣雖然

時異事更山川固自不改棟宇有時興廢考舊志聘
君隱處左有獅子普陀二巖右有羅漢洞德雲軒澄
心堂今皆湮沒莫尋吾又烏知後之變遷也哉要之
達人明理至人知天聘君當宋神宗時一見王安石
不辭而歸遂隱於此至今祀之彼安石者亦何爲也
耶是爲記康熙三十五年

遊鼓山記

林 佶

予於鼓山三至矣皆秋冬時山容斂而澗水枯於明
媚之象無覩也又時年少於山水有登涉之興未嘗
有膠結之情所得緣分終淺薄耳十餘年來更嘗世

故厭逐塵囂益思於崖深礪阻之鄉逃形匿影以全
其天牽於家累不能遽自遠引旦晚且束裝北行然
欲營菟裘何嘗一飯不在泉石間也歲之辛卯五月
霖雨彌旬山浮谷漲樂安成君景召遊閩將歸弭櫂
於江不得發時主予年友鳳谿家鳳谿以爲與待晴
於城市不如觀漲於山中登莫如石鼓宜矣亟招予
輿出東郊時平疇秀苗縟綠如毳東峰諸巘雨後泉
瀉遠望如雪初消劣崩頂峰則在烟靄中乍捲乍舒
如隔幔窺遊人之屐迤邐二十餘里至下監院松陰
積翠蒼蒼鬱盤而樹杪百重泉奔流直下夾澗皆懸

瀑引人入勝及寺作供趨靈源洞望午潮方上洪江
無際若身在瀛島中喝水巖向苦無涓流者茲則奔
鯨怒龍騰躍吼激與兩崖峭壁鬪健爭竒真希有之
觀向固屢遊而不庶幾遇焉者也湍泉徙倚徘徊日
昃歸寮而頂峰復爲雲埋知夜必雨漏半果簷溜淅
瀝有聲與山上松濤相爲響答擁被與鳳谿談身世
事萬感交集鳳谿有悼亡戚久不忘予慰解之然身
之迷塗正無暇自遣也晨起頂禮梵王飯於恒濤和
上方丈遽別歸和上欲留不可自省旣不能與山爲
緣卽半日清閑福非易受願遲十年後歸依折脚鐺

邊作粥飯僧也因取道舍利窟時雲海初湧自遠而
近自下而高頃刻身在微茫中大地山河萬象消滅
不意冥觀中竟有此渾融氣象於是肩輿直下來道
泉聲相送至山門與景召坐而言別雲霞捲而赫曦
張境界又一變矣是行也以遊山則非其時以送別
則非其地以匆匆行役之身而假一日之遊適亦非
其志然景因雨後得奇侶因志合得勝至乘輿而來
興盡而返雖信宿匆忽然所得於山者固已不侔於
前矣少陵云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人生百年如
遠行客惟山林歲月度幾息機者受之他時收拾殘
骨棲身空界杖履往來不在東林卽在北寺試與鳳
谿盟不知誰先著歸鞭也

熙頤居記

武彝僊窟也環山而居黃冠不勝數獨躋顧蟾陽道
人乙酉北行泝武彝訪之不值悵然去今秋重至冲
祐宮循麓左轉入一曲山中過止止菴度僊桃澗望
長松一株修竹中籬扉深揜扣之一童子應門卽道
人居也入其室茅屋數椽潔淨無長物亦無他花樹
有泉一泓如盎地不數弓東望幔亭西倚鐵板嶂氣
象特崢嶸道人蓬鬆出肅容視予而嘻蓋二十五年

前曾見之於白巘師座中予幾忘之後知有蟾陽而不知卽爲道人也道人產吳去其家千餘里越江度嶺獨居是山無寸田自墾不藝茶爲生一瓢一笠蕭閑自得於泉石之外吾又烏能測道人之爲誰何也聞道人少嘗爲諸生家固巨族近有爲閩守者物色招之不往予舟至邑中欲挾之偕亦不來則其躋道人也固宜因隸書熙頤居三字以貽之且爲之記欲世知武彝山中自有此人然雅知非道人意也辛卯七夕記

重修胡文定公祠記

國朝 沈 涵

涵少治春秋讀文定先生傳始知聖人之微言大義實賴先生發明之讀其書輒想見其爲人居恒竊自念欲得一過先生里居瞻其廟貌以志景仰而越水閩山相去二千餘里曾無因而至焉後以是經得第叨列侍從之班去閩愈遠欲一至而愈無因矣前歲奉

命視學茲省竊喜是行也可早酬夙志迨由僊霞入閩始知先生祠在崇安非驛路所經例不敢往歲科二試兩至建郡尤一意拜堂下而報政日迫每試一郡期不過閱月試畢卽按他郡崇安去郡城數百里

又不得彝遊旁適而先生之祠如隔雲霄萬里之外
可望而不可卽矣考邑志祠在舊學傍創自元代涵
近列疏恭請 御書額匾以表揚先生之盛德大業
旣得所請而邑令王君以爲祠久傾壞不治且就盡
涵慨然曰是予川蔡之思也夫夫春秋一書明王道
正人倫治世之善經也第微言大義往往寓褒譏於
一字中學者莫得窺其奧自夫子沒而左丘公穀
氏之徒各爲之傳互相牴牾當西漢立學已聚訟紛
如至膏肓廢疾之說起而後學一無所指歸矣宋熙
豐間王安石當國廢春秋不列於學校三綱淪而九

法數是何異於車之偏轅而奔馬之脫銜棄勒而走
豢猛獸之決去其防而使之跳梁於外也欲其車之
不覆馬之不蹶而猛獸之不噬人也烏可得哉無惑
乎國是日非卒有南遷之禍而宋遂以不競獨先生
於時得濂溪之傳潛心是經著於傳而發明之而聖
人褒譏之旨始曉然於天下後世其在經筵復援引
大義侃侃論奏忠君愛國之心毅然見於言表先儒
稱爲歲寒松柏挺然獨秀洵不誣也今先生書久已
刊布學宮爲制科標準涵自窮居講貫以至立朝佩
習四十餘年諺司學校之衡方隕越是懼其於先生

祠宇敢不重加葺理以酬夙志今秋王君以事來會
城因量捐俸爲倡俾董厥務舊祠止存像祀一堂王
重葺而新之其他自坊表享堂左右廊廡以及門闌
牆垣階砌之屬舊無一存皆王君獨力重建也工始
於冬初逾月而王君繪圖郵告成功且請記之酒雖
未獲登堂瞻拜而喜先生之祠煥然改觀得廁名其
間藉有榮寵且嘉王君之能以儒術飾吏治克成予
志而建之人士咸有所觀感興起也遂書而勒之石

重修逢源亭記

國朝 楊鍾岳

官署傳舍也而學使者三年一易歷試諸郡征車再
出席煖不遑其齋居休息爲時幾何試事旣竣又上
疏請代旦夕言歸視相傳之舍任其漏濕頽壞苟焉
以安勢所必然也雖然天下之物與我相屬我惟苟
且因循任其一切廢棄而莫之治固非所以善後寧
無對前之一二君子曾費經營者而抱愧耶歲己未
余甫任榕城見外屏之坊就圯延賓之館爲墟及門
前之飄搖難堪者不辭捐貲次第重構焉堂以東有
亭翼然臨池上始名方鑑山陽陸君易而顏之曰逢
源亭然僅備四楹累歲不修屋瓦銷落形勢傾欹壬
戌春爰命工人爲之塗墍而匡正之爲之戶櫺以屏

蔽之更架一梁闢一門以與新構之館相接意試事告竣齋居幾何而營繕之勞勞不已誠念三年疲憊稍得一日之暇不敢以傳舍視之或告無咎於經營君子且冀後之來者留心補葺以續斯亭於不朽也若安居以爲藏修深資以爲游息開軒臨流恍然有逢源自得之樂余有志焉而未之逮也久事風塵迄可少休第自托於考槃在澗頌人之寬意耳遂屬筆而重爲之記

重修榕城公署記

國朝 李鍾峨

凡省郡大吏以迄州縣之署皆有常值歲時增修而

於其官新蒞之初尤崇飾觀美徃徃然也惟學政一官祇以領課諸生他無所職於是堂廡寢舍之所几席器具之屬率皆因就簡陋非其自備鮮有應也而居是官者亦自以爲歲科兩試不越三年其間巡歷周流席未暇暖計得以憇息解中者曾無期月之期則亦直比諸蘧廬而已丁酉之秋予奉命視學閩中入署見其堂舍就圯蕪穢不治愕然久之蓋以深念前之人造創之甚艱而後之人補葺之勿力也五月之初福州歲試旣竣出按外郡署中無他事計可以容工匠之襍沓廼捐俸充材命一愿僕董其事越

九匝月試畢而旋則輪奐聿新耳目改觀矣大畧由
宅門而內宸警堂三楹耳房二楹則畧經修整加丹
黝而增藻繪者也由堂而內內署數楹則蓋門屏而
新牆垣者也繇堂而東思過堂三楹則僅存數椽而
因址重新者也由思過堂而前爲翼經堂三楹則稍
稍潤澤者也由翼經堂而前爲逢源亭亭在方沼中
沼通泉原早乾勿竭因以得名風雨剝落不可久存
且亭寬池窄乏疎豁之趣今則四旁各拓尺許池面
較寬而廊檻橋欄位置亦妥周遮移植花木東栽修
竹數十竿西留龍眼一樹前留芭蕉數十本翠影花

枝扶疎增勝池中又種魚百頭藕角數十雖不敢誇
示後來亦自謂不愧前賢也由思過堂而後書房四
楹塵泥滲漉草滿室中今闢六障四壁上下皆增以
板攤書數架命兒姪輩肄業其中此亦踵故制而畧
更新者也惟堂西之友清軒老屋三楹居然完好此
則舊貫之獨仍者也至於扁聯之屬前人所留概無
剔垢而重光之不敢襲美以爲已有亦不敢棄置以
揜前徽昔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畫已百年完之
又可得百年余修此署不敢望百年亦庶幾可及數
十年倘後之君子有同余志者不以蘧廬視之是亦

可以崇飾美觀焉又寧必區區常值之應哉

萬歲亭記

滿保

臣嘗讀豳風七月之四章曰言私其豳獻豨于公言馳逐郊原林藪間獲小豕自私而以其大者獻之于公云爾匪獨求親媚于上也尊卑上下之分宜如此也至其八章則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釋者曰公堂豳公之堂也兕觥爵也言置春酒于爵奉羔羊升堂田夫野老皆得舉觥勸飲以致無疆之頌祝云爾由此觀之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君臣之間如一體然蓋民所深願望於上者惟此欲至萬年

之忱于平日尚爾其於儲祥誕降之辰當更如何夫民情今猶古也我

皇上御極五十一年凡勤恤民隱謀所以衽席之者靡不至而如天好生恭儉純一之德又足以孚信於天下而淪浹於民心其漸被遠其涵濡久故天下之沐浴愛戴者直且摯今適際萬壽六旬昌期以博厚高明符於悠久以盛德大業躋於日新薄海內外怖舞謳吟鳧趨雀躍而閩省之士夫兵民耆老皆奔走悚竦思氛以仰酬萬一且以爲蹈舞嵩呼之所者莫若建立萬壽碑亭既有成謀乃相與請於將軍

臣祖良璧總督臣范時崇巡撫臣覺羅滿保副都統
臣王應虎提督臣施世驃楊琳各衙門而凡九府之
投牒文武官長者咨報日至惟臣等亦竊謂此出自
民心未可盡違第恐費物力非
皇上愛民至意奈何而億口同聲皇皇然走且告曰
吾閩僻處南陬負山瀕海固瘠土也
天子弗遐遺我雨暘旱澇時厯 睿慮其於民也蠲
租賦免逋欠未已也爲轉漕以賑之平糶以舒之又
積常平以備之其於兵也旣厚其芻糧又均其戍役
所以體恤者備至凡

聖天子至仁厚澤被及於天下甚大加意吾閩者更
渥以爲吾儕小人得蔽風雨饜稻梁者伊誰之賜而
不知報且 天子天下之大父母也今一家中有大
父母壽爲子若孫者不能操一豚蹄一壺漿以爲獻
則心不安而見非於鄉鄰族黨今閩去
京師六千里不獲望見 天顏或藉此稍慰瞻雲就
日之思南山松柏之頌若又不得請是使吾閩人民
之心不得自伸而無以將其忠君親上之忱也今將
自爲之雖以此獲戾弗惜因其卜地於城東南九仙
山之巔鳩工庀材子來趨事不日而成隸在福地者

感齋肅畢至登三重堦觀亭翼然萬壽無疆碑屹然山立光華上燭耄耆歡欣童齒歌詠徘徊四顧凡福之江山皆若環拱於堦阼之前而烟火之交於衢原田之繡於野者咸一覽畢收洵乎江山得亭而加勝若天造地設而預待之者臣不敢壅民情因遂以其事上聞雖不獲奉俞旨而碑亭告成既久鱗集嘒舞者益衆臣不禁躍然興曰

聖主惜民力雖一亭之費不忍作無益以害有益其儉德謙冲也如此衆庶之中心愛結積於平日發於一時力出於子來之助費成於絲粟之饒不轉盼功

成其情摯而勤事也又如此所謂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無以異於家人父子奉觴上壽之慇懃臣於讀豳風時遇之今於八閩之人情親覩之臣等何幸而獲與斯盛事耶爰拜手稽首而恭爲之記

龍山書院記

國朝李紱

古者教人必於學家塾黨序庠皆學也漢初校士無官士之明經爲專家學者各教於其鄉而從遊之彥賈素裹糧奔走千里外風何古也後世倣而行之石鼓嶽麓白鹿睢陽迭興踵起書院之設斯爲盛矣汀舊有書院在龍山之麓創之者觀察瀧江鄧公成

其志者太守瀋陽鄆公修葺而整新之者太守簡菴
王公然稍湫隘不能容多士不數十年而壞棟腐桷
廢瓦頽垣過之者有周道鞠草之傷焉吾鄉芝田曾
公以其世業守鄆江下車之明年修學宮纂郡志築
演武塲堤置掩骼塚懲愆戢奸禁火葬鬧喪溺女陋
習諸稗悉薙百廢俱舉其時之托其宇下者咸熙熙
如春矣猶思教化行而風俗美必自士始乃興書院
捐清俸爲郡大夫士倡郡大夫士咸鼓舞於公之教
其子弟也樂輸恐後於是鳩工庀材地之隘者擴之
曠墜者亭之屋之題榮棗桷之傾者支之敗者易之

甃甃之突者夷之翻者正之柱壁之黹黹者丹漆下
黜堊之外爲大門爲正學津梁亭稍進爲桂香堂又
進爲星聚軒軒之上爲文昌閣折而西偏爲松風逕
爲凝道堂其他鱗次錯落爲士子習靜所者五十餘
植重門衙衙層廡翼翼雄規偉觀穆然靚深一洗昔
之閹陋而開文明之新矣又以其餘貲三千金置腴
產給膏火請於上司刊籍勒石永爲書院費雖有他
故不得覬覦動移凡一切規制工程七閱月告竣乃
招集生徒有學行者四十人延永福舉人黃君惠爲
之師其條教一依朱子白鹿洞彬彬郁郁雅雅魚魚

斯文有起色矣越明年春學使者按部至汀雋者俱
掇高等補博士余子員至十有八人公喜教化之行
之有其兆也緘書屬予一言予忝在世好喜公之能
以文翁庚桑楚之所以治蜀治畏壘者治汀而絕遠
於後世俗吏之所爲不辭而爲之記且竊有進焉者
士敝於俗學久矣束髮受書卽留心於科舉之習雕
琢鞏悅務悅世眼其聰明彊敏自俊異者亦不過漁
獵剽竊以肆其汪洸博辨而於天地陰陽之運道德
性命之精以及諸子百家天文地志兵機律歷之詳
且備汶汶乎莫得其涯涘又何以本之心身而措之

家圖天下之大乎今汀士于于然挾冊而來樂群有
地敬業有資於以詠歌先王游泳聖域甚適也然必
思求古聖賢之所以安身立命者何在而無誘於勢
利不安於小成將處爲名儒出爲名臣粹然爲體用
兼備之學是則公設教之意也乎

諸羅縣學記

國朝 蔡世遠

諸羅縣學原在善化里之西茅茨數椽康熙四十三
年甲申鳳山令宋君永清署篆諸羅因縣署移歸諸
羅山始就羅山議建丙戌郡丞孫君元衡攝縣事建
大成殿櫺星門戊子宋君復來署篆建啟聖祠乙未

遭颶風屋瓦門牆皆圯今令君貴陽周侯憮然曰是
吾責也是歲十月興工修庀破壞大成殿啓聖祠則
易故而新之又建東西兩廡以祀先賢東有名宦祠
西有鄉賢祠啓聖祠之東建明倫堂西建文昌祠迤
西爲學舍以便肄業櫺星門之外周以牆榜曰禮門
義路牆之外爲泮池皆前所未有也靡白金千五百
有奇侯獨肩之不擾民丙申六月告成世遠時應中
丞雷陽陳君之招主鼇峰書院吾友陳君夢林客遊
臺灣周侯介陳君以書來求記且曰諸羅僻居海外
諸生觀化聿新願有以教之也世遠寡陋何知爰卽

鼇峰諸友相與砥礪者而告之曰君子之學主於誠
而已矣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純粹至善者也人
之不誠者無志者也人之無志者由不能盡其誠者
也誠以立其志則舜可法而文王可師其原必自不
欺始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其功由主敬
以馴致之程子曰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也敬也者
主一無適以涵養其本然之謂由是而謹幾以審於
將發悸動以持於已發則合動靜無一之不誠也雖
然由明以求誠之方惟讀書爲最要朱子曰讀書之
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

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學者率此以讀天下之書則義理浸灌致用宏裕雖然非必有出位之謀也盡倫而已矣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吾父子兄弟肫然藹然盡吾愛敬之忱也克伐怨欲之心何自而生哉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皆是物也庸近之士不能返其本思其終但以爲讀書得科名而吾名成矣榮閭里利身家而吾事畢矣其幸者得一第其不幸者則老死於布褐而已矣其天資厚而習染輕者居是官也猶可以寡過其天資薄而習染重者則貪沒焉而已矣夫此身父母之身也

天地之身也民物所胞與之身也以父母之身天地之身民物所胞與之身顧可不返其本思其終以貽父母羞以自外於天地以爲民物所詬病哉諸羅僻處海外

聖天子治化之所覃敷三十餘年於此矣巨公名人相繼爲監司守令其間風俗日上今若萃一邑之秀於明倫堂相與講經書之要旨體宋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誠之方讀書之要倫理之修經正理明則善人多爲國爲民善於是乎賴非徒科名之盛也陳君爲我言周侯清修幹固百廢具興引人於善惟恐不及

吾知所以長育人材化民成俗者必有道矣

合祀陳黃二先生祠記

國朝 蔡世遠

唐陽亢宗爲國子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西山真氏喜誦斯言以示學者蓋以忠孝之理蘊之於心則爲所性所命之精發之於用則爲事父事君憂國理政仁民育物之實古之大忠大孝者恩怨不得而譽毀時世不得而磨滅俎豆千秋崇隆如山嶽炳耀如日星不可掩也當明文皇篡位詔至漳教授陳先生名思賢升明倫堂鳴鼓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安在諸生從之者陳子應家

曾子廷瑞林子旺伍子性原鄒子君默呂子賢穰穰

設位爲舊君哭臨如禮當事執送京師咸以身殉迨

明運旣終石齋黃先生抱剛直不回之氣丙戌三月

五日死於金陵及門蔡子春溶賴子繼謹趙子士超

毛子玉潔繼至抱其頭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卽來

矣四子同時就義嗟乎君臣之義師弟之情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吾漳鬱積清竒代多偉人一則抗節於

明初一則殉身於明季其精英靈爽雖謂之萬世不

死可也嘉靖間學使邵公疏請祀陳先生於泮水之

前以六生配有司春秋致祭後因傾頽寄主於名宦

祠中石齋先生則經制撫學使疏請祀之鄉賢而四子尚闕夫陳先生直斥文皇之篡明之有天下者皆文皇子孫也然邵公疏請之肅廟允而祀之黃先生忠於勝國然制撫學臣共疏請之我

聖祖仁皇帝允而祀之此以見秉彝之好萬世維公而褒節錄忠尤興朝之盛事其關於風教倫常豈細故哉漳人議欲特祠奉祀而限於土石之役僉曰郡城芝山朱子祠後堂以黃勉齋陳北溪王東湖陳剩夫配前堂開敞軒豁敬於堂之東奉祀陳先生以六生配堂之西奉祀黃先生以四子配夫文公平生講

明踐履大端不外於忠孝觀其居家立朝公誠懇摯剛大之氣塞於兩間二先生及其徒生於數百載之下在三之誼守之不渝前後相輝映如此可以升文公之堂而無媿矣適際督學按部所屬紳士咸集斂金爲進主入祠之費並置春秋祭田以永其祀是日也衣冠而拜祭者近千人亦可以頑廉懦立矣

清茗書院記

國朝 蔡世遠

皇帝御極之四十有二年例應分遣廷臣視學四方上特重其選召翰詹詞臣試者再復飭大臣保舉非聞望素優學行兼至者不得與是選而吾師吳興沈

公適膺閩中之命閩之學臣不統於督撫自公始歲
科既竣三山人士構祠於烏石山之陽扁曰清茗書
院公鄉有茗溪故也於是博士弟子員再拜稽首而
誌之石曰今之稱學使者莫不曰惟公與明矣今公
兩試所取文武士凡二千九百九十一人纖毫不雜
以私可不謂公矣乎公所巡歷郡無留良之歎可不
謂明矣乎公亦可以上報

聖主而下對諸士矣雖然謂此不足爲公異也方今
天子聖明文治振興諸學使爭自祓濯以佐太平誰
肯厚自封殖目迷五色以爲國家羞况公一代偉人

了此宜無難者所難者公之清之慎之寬厚而忠恕
淪浹我閩耳公之始入仙霞關也向天與神告曰自
茲以往某有敢負此心者不復過此關爾時聞公言
未卽信也及試一二郡衆乃大服卽除補起復諸事
例亦飭胥吏都不用一錢吏胥至互相語曰公身自
如是我復何言也往時學使者巡歷所至供億頗煩
公省其費十之七日吾寬一分則民間寬一分物力
也帷帳服物下至織悉器具試畢一一還歸本州郡
不私毫末也試之日晨向天九叩曰願天牖其衷使
得佳士也所親僕從及吏胥足跡不得到場中巡察

封識甚嚴也公又嘗言吾於才多處苦遺珠才少處又苦濫額美惡只於毫釐辨之蓋其難也諸生補弟子員在三十年以前者不置下考其他下考亦減從前之半體

聖天子優老恤才之意終任未嘗苟徇有司禡草青衿一人正試外課詩賦雜文以敦古學新進文武生每月有課病學者鮮熟傳註特頒條教示以限年讀書之法與諸生語懇至如家人父子且曰士貴立品汝輩苟無品卽獵取科第擁高官厚祿吾不忍見也至武選一途世久日爲具文且或視爲利藪公曰吾

爲朝廷慎選舉爲國家儲將才何可輕也試策論後躬自校射射中者卽行面試文理優而與卷字跡符者然後取之防代筆且倩射也嗚呼以公之公與明如此以公之清之慎之寬厚而忠恕之益以成其公與明如此小子等敢一言以斷之曰誠而已矣昔溫公稱劉忠定一生惟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趙清獻日所爲夜必焚香告天無他誠故也誠則純乎天理而萬善隨之今夫學使之官苟誠有不足則重於文而輕於武勉始而懈終慎大而忽小身家誤之苟可以爲之念誤之左右壅蔽誤之彼其初豈不嚶嚶

然自命哉理不勝私故也公至性過人學有原本心
與天理相往復天理盡則人情畢周若農夫自謀其
田梓人執其斧斤準繩以度物故能兼此數善如此
今歲科兩試已畢公所自盟於天與神者可以告無
憾矣閩中之士無論遇不遇言及公至有感泣者卽
至山村里巷野老行商兒童走卒莫不歛歔感歎謂
數百年來未有也是豈浙水閩山所流行鬱積磅礴
陶鑄而成者歟抑由我

皇上求治育才知人善任故公應會而生歟公異日
立朝必能規樹大業傳之無窮小子等幸得廁公門

下亦宜不自菲薄痛加刻勵倘異日或身立名成使
人指而數之曰此某公所得士也庶無負公一片誠
心而稍以報公於萬一也夫公諱涵號心齋浙西歸
安人丙辰進士公之曾伯祖謚襄敏諱敬烝於明神
宗時督學吾閩閩人亦立碑頌德云

月湖書院記

國朝 蔡世遠

國家定鼎六十餘年令漳浦者以十數未有立生祠
者有之自四明陳公始公爲介眉先生錫嘏令子本
其家學由翰林出宰漳浦邑故繁劇難治公廉以居
身儉以養德法立令行邑人抵掌慶曰六十年來無

此矣邑賦役故偏累小民黠者往往相緣爲奸公旣至究徵收法均保甲以二百家爲保家第其口多寡而籍之以供役五年一編丁卽按而增損之令民各爲親供計其實產自封投櫃雖至親無所波及其始也奸猾皆以不便病公公毅然行之至於今公私利賴課不懸籍吏不呼門是則公之良法美意大有造於吾邑者也邑忝號名區自高東溪倡學於前陳剩夫黃石齋繼起於後彬雅爲閩中最公益加鼓勵以文行交修勗多士月訂兩期講五經性理綱目諸書兩期課古今文詩賦崇正學闢邪教十餘年間砥行

立名通經博古之士比肩接踵嗚呼公作興之功不可忘也康熙戊子二月總督浙閩梁公巡撫張公以南靖地雜山間溪谷萑苻時竊發廉公才守上於朝調公南靖邑人相率列狀請留不可則歸取田器塞縣署門桔槔耰鋤山積公每出則號於道曰公毋去公感百姓之厚也揭示通衢曰吾在邑十三年無善政以及爾民今又煩苦我父老子弟心甚弗忍雖然此 上命也吾不行將獲譴吾雖在靖心猶在浦也衆皆感泣會有金藩司公子令粵東者道過浦詣公至門問故衆跪伏曰吾儕以留賢父母不得故如此

公子曰吾爲百姓屈從角門入耳次日公子出北關數百人焚香遮送於道曰公子行幸爲百姓遍告當事還我使君六月十一日聞及公將行窮鄉僻壤扶老幼至者及萬人共翼公輿環跪泣曰公毋去公乃入太學李生家給衆曰吾爲若等暫居此若等請得命留矣衆大喜比昏稍解以數十人臥李門度公之出必由東門也更以百人守東門夜過半公假城守二騎間道由北門去臥李門者覺疾走東門問守者守者曰無之馳至北門公已出矣更相率追送十里許泣別而歸時六月十三日也嗚呼士君子束髮受

書肆其譏評以古廉能自命一行作吏或迫於上司之供億或苦於酬應之繁多夙昔清操消歸何有親朋相規勸云見諒雖有小善寧足贖耶公治漳浦十三年凡百艱辛皆備嘗之勁節凌霜久而不變其政事又彰彰如是公可謂真讀書人不負家學者矣公爲政嚴明奸胥豪猾動繩以法持之急至有造語以謗公者卒之萬喙同聲無賢愚一出於謳禱余於是歎公道之在人心而廉吏之果可爲也公去後邑人歛金得二百有奇構祠城北門名曰月湖書院月湖者所以表公之清且明又公鄉有月湖故也公諱汝

咸字莘學號心齋浙之鄞縣人辛未進士

建溪水石記

國朝 蔡世遠

由三山往上游泝溪而上舟行日不能四五十里逆
流也夾溪萬山森翠多怪石礧礧磊砢羅列岬上似
枯樹橫倚似猛獸騰躍參錯水中似矢激絃似神龜
負甲似巨魚露齒大抵多黑色少白多骨少肉多迴
轉蓄縮多巉巖少坦夷嗚呼使此石生於通都大邑
之中得其百之一皆足以為名勝好事者將勒之詩
歌編之圖記以垂不朽今生於荒山窮谷之中數者
俱無一焉適足以苦舟人物固有生非其地用非其

時者也惜哉余有感焉因於舟中筆之為記

福建續志卷八十三

藝文八

記

二梅亭記

國朝許均

種芋山人有梅癖然居近闌闌無種植之所也因割
 所居後屋三楹為讀書處中虛其地寬半畝復以半
 為池留餘地以種植先是屋西角有梅一株山人時
 巡檐索笑種非良志弗慊也一日莊犀水以綠萼一
 本遺之綠萼品特貴花較晚瘦幽致寥寥數枝以少
 為貴適嚴冬山人擁裘坐樹下如肅大賓晨起向枝

頭簡默復短視膚礙枝有痕弗覺灌溉以時如慈母
之護赤子方蓓蕾如豆子大山人作歌以催之清茗
一壺山人跪拜如儀犀水傍立唱禮讀長歌竟花爲
放數枝以助幽興後復得二種一紅梅置東角一燈
影移與綠萼竝半皆臨池霜月之下交影橫斜低昂
相向疑兩異人拱揖空山流水中而二童子亭亭侍
也於是山人借以名亭而削其二如附庸附諸侯不
得列朝會之數復易其字曰古梅花時余與林子蒼
巖黃子莘田輒過訪亭前有石几覆以氈列金石古
文其上以秘本善榻爲勝負浮大白落英滿杯咽之

使清氣沁心脾有時相對忘言手一編倚樹立窮日
夕不去幾忘主人之爲梅與梅之爲主人也客有謂
予曰山人長者也而言多欺治舉子業而稱山人市
居而言種芋二梅而頎爾而命曰古山人欺我哉余
曰山人之志各有寓也山人束身如處子懼聲名太
甚故以山人自晦少嗜芋因以種芋爲名昔柳子厚
記愚溪舉山水而愚之人不以爲非今山人貌甚古
行有古風愛梅而不侔於俗則二梅雖非古山人古
之卽古矣方今嶺徼荒寺老梅不啻數百本落落穆
穆不得山人嘯傲於其間梅又安得古哉然則二梅

之古乃直古不宜以山人爲欺也客唯唯而退莘田曰是宜記之以質於古梅也

重建西湖宛在堂記

國朝 傅王露

嘗讀蒹葭之章旣曰伊人又曰從之則固實有其人矣而或託之一方或託之道阻若可望而不可卽者然竊歎詩人之旨抑何詞隱而義顯婉約而多風耶詩序旣不可從集傳斷以爲懷賢之詩無可疑者而或疑伊人究不知所指毛氏鄭氏皆以爲思知周禮之賢人夫周禮地官所掌孰有切於瀦防稼地之政者思其人而明指其所在之方曰水中央以寄其溯

游瀦洄之思其義亦大可見矣湖之名西者所在多有獨閩之西湖濬自晉太康間其來最古余於乾隆辛酉丁卯兩遊三山思一見而不得蓋湮廢久矣况瀦湖之亭臺池館其滅沒於荒煙蔓草者可勝道哉已巳春來講鼇峰甫至國門而水光山色輝映目睫始識所謂福州西湖者暇則泛舟湖中見孤山之陽惟開化寺存焉閱萬歷府志知其地舊有宛在堂後改爲湖心亭最後復爲蒹葭亭傳明正德間丁戊山人傅木虛爲其友高宗呂建以招隱者而石倉曹氏名勝則云後不果建攷山人行已外編有堂成寄豐

學士詩其非不果建明矣况舊志載湖心菴葭
皆因斯堂而易其名者特堂無宛在之伊人厥後因
仍改作遂失其初并疑爲不果迨堂廢而湖亦廢蓋
旣無所思之人疇復思其所思之人歟吾友涪州明
府莘田黃君淵雅重氣節詩筆直追正始遺風慨斯
堂之不存集其里之同志者醵金就開化寺之南拓
地鼎建而仍其名以祀太康以來名公卿之有事於
西湖者竝其鄉先生如閩中十子之數爰及山人石
倉諸君以永其思蘇州通守李君霖邨好古磊落人
也力肩斯舉閱月而堂成一時冠蓋翕集觴咏以落

之而屬予文以紀歲月余惟葭蒼露白之間不必有
伊人之所在也而卽爲思其人之所在雖山人所思
之人或非卽詩人所思之人今卽詩人所思之人竝
及山人之所思且及夫思所思之人均無以易夫宛
在之義者則斯堂之所係其有合於風人之旨豈其
微哉余居錢塘湖上曩因奉修浙志之役編刻湖志
於孤山路特詳三賢堂之建紀白蘇二公之治績以
繫邦人之思配食水仙玉誠有如坡詩所云一盞寒
泉照秋菊者由今觀之修竹祠堂又非獨吳人好事
已也余將歸泛西冷延緣於柏堂竹閣間對秋菊而

思兼葭不能無道阻且長之嘆第不識丁戊山頭尙
有作吾家招隱之詩以思夫思所思之人否爰書之
石

重修福州府學記

國朝 郝玉麟

閩海濱鄒魯也自唐常袞以舊相觀察是邦文教振
興人始知學至宋大儒輩出遠紹洙泗近接濂洛不
但科名之盛已也所屬諸邑莫不有學而福學爲諸
郡冠予奉簡命蒞閩見閩俗樸厚閩士通經好古蓋
昔人愷悌之澤其來有自下車以來歲檄郡邑長吏
凡境內賢祠以時修葺無非仰體

聖天子崇儒重道化民成俗至意况郡庠育才之地
學者藏脩息游在焉又每月朔讀法父老百姓觀聽
之所萃於斯也顧不重歟乾隆二年八月颶風大作
棟宇摧損方飭有司揆日繕治而閩候二令以閩邑
貢生何長浩願出私財兼親董理合詞以請予以其
勇於爲義加獎諭焉何生遂偕其子閩縣雍士際述
候庠弟子員攀桂踴躍趨事經始於丁巳季冬至巳
未孟春訖工凡用瓦甃若干土石材木竹葦若干丹
漆黝聖若干核而不浮計費白金九千一百有奇大
成之殿明倫之堂崇聖齋廬尊經名賢兩博士之署

以至庖湍庫廩外繚周垣靡不完固輪奐爲役鉅矣
爲工多矣合一郡之力以分任之猶難而何生毅然
捐重貲而不怯憊心力而不辭何生其勇也且於二
年春脩候邑學雍正十三年修南平縣庠後先告竣
行善不倦豈非出於心之肫誠而爲之者與夫事有
裨於政治之大蒞茲土者與生長茲土者皆所心慕
而手畫者也何生能稱其意以出是皆國家休養生
息之久漸仁摩義之深故使家有餘財而貨力不私
富而好禮歡忻鼓舞於名教中莫知其然而然也予
旣幸際文治之隆又遘何生之好義以是可爲擁貲
自封而不能爲所當爲者勸也於是乎書

重脩候官縣學記

郝玉麟

候邑建學昉自有宋慶歷四年代有興脩我朝重道
尊師黨庠術序之規逾於往昔候學地處省會邑人
士羣萃講肄陶淑於宮牆者百年於茲矣歲久朽敝
殿堂齋廡日就圯壞予奉總制是邦思夫建國親民
莫善於學幸際右文之世英賢輩出鄉校爲隆矧閩
號海濱鄒魯而候學爲行省觀瞻則興脩之事不宜
後於他郡縣爰與前大中丞襄平盧公方伯今晉中
丞山左王公檄郡縣而脩葺之維時邑之沈令倡導

其間卽有貢生何長浩自請獨肩茲役無費官帑鳩治經營殫竭心力頽者補之陋者飾之始事於乾隆二年之孟夏至季冬而告竣凡費緡錢若干迹其更新之象視昔有加予惟教化隆則人知敬學何生其敬學者與抑文教之覃敷所以漸被而暨訖者蕩蕩乎有與天無極者與今何生之脩候學已同前此脩南平縣學及福州府學合詞入告奉 恩綸而官其長子際速矣予尤願此邦之士從茲讀書砥行相與

聖天子重道尊師之至意則予與諸大夫所慶幸於

無窮者又不僅在更新之一舉也因誌之以示勸焉

重脩閩越王廟碑記

國朝 王士任

古者祠廟之設以其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德於民民不忍忘血食弗替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我 朝崇德報功凡以死事勤勞王國者屢飭有司脩整廟宇以妥神靈甚盛典也閩省漢閩越王無諸越王勾踐之後裔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爲君長後從漢擊楚復立爲越王王閩中都治其豐功偉烈載在史乘不可勝計此南郊鈞龍臺廟貌所由始也顧日久年湮風雨鳥鼠不無毀壞邑歲貢生羅琛者覩廟宇之傾頽

嗟血食之將墜慨然任之不惜千金於是鳩工庀材
丹雘有加易朽敝而更新之不數月厥功告成靈爽
赫奕依然如昨洵稱一時義舉省會紳士等以爲不
勒諸石無以垂諸永久咸以碑誌屬余余承乏閩藩
仰體我
皇上崇祀典禮且念先德之不可忘而羅氏脩建之
功不可泯也爰從諸紳士之請樂書其事壽之貞珉
以告來者

重脩福州城隍廟記

國朝 雅爾哈善

余之觀察八閩也歷有三載乾隆戊辰春以禱雨至

城隍廟見其垣宇傾頽丹青剝落爲躊躇者久之既
而雨澤降旱暵平余竊頌神之靈明加惠黎庶於無
窮也因與太守王君聚聞候二令商所以更新者何
生長浩好義士也聞之而慨然獨任是年秋予移節
江蘇迨次年孟春王君寓書於余曰廟落成矣何生
攜千餘緡鳩工庀材閱半載輦飛鳥革金碧輝煌觀
瞻可式而靈爽可憑更於隙地增置精舍三楹爲承
祭持敬所意極周至何生三葺頰宮累脩橋道美不
勝獎茲又獨肩此舉願請一言以記其事余於此深
喜廟貌之重新嘉何生之尙義重太守之請而爲之

記俾後之來者知經始之由觀成之日且以爲慕義者勸焉

重脩龍巖州學宮記

國朝周學健

龍巖之有學非創也乃今若創始焉昔者縣而今也州名號殊而規模異也巖向稱僻壤隸於漳邇以生齒日繁人文日盛督撫疏請設州奉 詔俞允當是時知州事者爲桐城張君名廷球余師相國桐城公之從弟也念州新造興學最急乃大集紳士於明倫堂謂曰學之不修久矣明宮齋廬上雨旁風遺像剝落禮制缺焉若因循如故非所以肅觀瞻示景仰也

紳士曰然張君則捐俸爲倡州人踴躍爭相勸輸令原任上杭訓導吳烜等董其役鳩工庀材傾畝者撤之漫漶者易之施以丹雘錯以金碧先是廟門外無餘址狹隘弗稱乃擴其基改建櫺星門移鑿泮池於其外繚以垣疏西城外龍川之水入焉俾永不涸又設文昌閣於殿之左以爲拱衛凡一年告竣而巖之學聿然改觀焉按舊志宋皇祐時始建縣學淳熙間邑丞李永曾祕相繼增修而朱子爲之記山來久矣余獨味朱子之言謂地介兩越俗固窮陋惜其爲士者雖負聰明樸茂之資而莫開之以聖人之學因致

幸夫長民者之能以興學化民爲已任而卒勉之以脩身窮理之要以冀夫巖士之庶幾卽其時風教之未開可知也顧自朱子治郡後輯家禮以導民又特榜諭於巖邑巖人遵焉繼以陳北溪倡道漳南士多折節此則將振者機歟惜乎元明以來因陋就簡下雖有更化之機上不聞光華之耀是以凌夷不振千載無聲舉天地休和之氣醞釀蓄積以至於今而乃大異於曩所云是朱子之所冀者遲之又久而後驗之嗚呼何其盛也何其難也恭遇我

皇上御極之初卽

詔諭天下尊崇正學表章六經

聖人之道待 聖人而益明矣而龍巖之州之設學之脩乃適逢其際可不謂幸歟工甫竣而余以歲試來瞻拜徘徊森乎禮器之陳於廡而鏘乎金石之發於壁也旣嘉賢刺史之能興學化民超越李曾遠甚更願多士之脩身窮理由升堂而入室以符於朱子之所謂庶幾者敬爲之記而併繫以詩詩曰蜿蜿龍巖維石嶰嶰漸仁摩義乃啓其緘縣易爲州亦孔之休興學是亟泮宮是脩孰爲倡導刺史之職孰爲經營士民之力倡之導之曰余教之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煥乎殿宇翼乎堂廡東廂西房左圖右書入廟而

趨循牆而走禮義之林道德之藪生逢 明盛願言
勉旃高山仰止於千萬年

福州江南橋記

國朝 潘思渠

出福州城而南其市曰南臺有橋跨大江之上曰萬
壽橋度萬壽橋而南有橋相接曰江南橋王應山閩
都記所載又名小橋民間謂之中洲橋者也當時之
異名或以其亘江之南或以其小於萬壽或以其夾
洲而中居今則羣呼爲倉前橋矣倉前云者前直大
有倉而市人因以名之非故也南臺爲福之賈區魚
鹽百貨之湊萬室若櫛人烟浩穰赤馬餘皇估編商

舶魚蠶之艇交雜於其下而別部司馬之治權吏之
解舌人象胥蕃客之館在焉日往來二橋者大波汪
然縮馘其口肩摩趾錯利涉並賴顧萬壽詳載諸志
而茲橋之興建脩復無攷王氏問羅舊聞亦僅列其
名而已將踵萬壽而成者與抑築之者別自有人與
豈纂記者蕪下而不耀於後與此稽掌故者恒以爲
憾也乾隆辛未秋七月大雨戊申迄庚辰劍津挾諸
溪東注潮壅江溢茲橋圯於水官爲僦舟而渡行者
病焉余命守尹亟謀修復里人何君際述曩弟以其
父曾葺治於前也願任其役用信先志興作於是年

冬十月壬午至今年冬十一月辛未來告成橋舊醜
水爲九道梁空而行石五而木四以是屢壞今盡易
以石其長四百四十尺趾廣三十八尺上縮於趾之
二糜白金一萬一千五百有奇皆際述舅弟出私錢
爲之費不仰於官力不煩於民旣固而堅視舊加壯
臥虹率然屹爲民利際述之父長浩好行其德凡有
濟於鄉閭者前後所輸累數千緡義行著閭已蒙
天子下詔旌其門閭今際述舅弟復能紹述先志大
築茲橋利及萬人可謂孝矣昔安固張進之世富足
散財救贍鄉里全濟甚多范叔孫周窮濟急鄉曲貴

其行義莫有呼其名山陰嚴世期性好施有司奏榜
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彼其人皆閭左布衣名不出州
里而生被國家烏楨之榮沒見采於史筆姓氏煊赫
聲施到今者由於慕仁義急公家恤氣類芥千金而
不惜厲尊行以加人也况何氏舅弟已列名於朝父
子世濟其美者乎是役也余復疏言其事際述舅弟
行將亦拜 恩綸兩世蒙旌焉是茲橋之成當與析
里任城若泉之萬安並光來葉也越翼日壬申余階
諸僚吏往視南臺之人礮石請識歲月因爲之記其
曰江南橋者從其始而書之且使後有考也際述浙

元通志卷之八十三
三
江湖州府同知

長泰縣清理雙圳陂記

潘思桀

漳之屬縣長泰之東北鄉有儲水之陂曰雙圳者宋理宗嘉熙元年丁酉邑人陳耆之所築也自丁酉距今蓋積歲五百三十有二矣世遠制墮旁近奸民有盜墾爲田者其裔孫草訟於令爲之履勘清理具圖譜列顛末來請記以文譜載者在理宗時以彰信人和二里之田歲苦旱與妻顏氏謀易已田以興水利寶慶二年得請於朝嘉定元年陂成按史嘉定元年爲寧宗改元之初是年戊辰也寶慶二年爲理宗卽

位之二年是年丙戌也自戊辰至丙戌相去十九年豈有得請於後而告竣於先者蓋理宗四改元爲嘉熙歲在丁酉其訛熙爲定無疑而譜失之郡縣志復失之甚矣文獻之難徵也譜載水來於珪山之麓隨所注屈折規堰置牒爲陂塘三十六爲圳三百有奇上闕漳信之烏石潭下匯人和之歐馬溪以入於龍津大溪縣所由達郡之河也設陂長時啓閉共溉二里之田萬餘頃按縣所勘圖其創陂之始自烏石潭引水至上苑社陂曰雙圳自雙圳而下至古倉社陂曰開禧遂分而東西流東陂爲陳坑爲陳塘爲田仔

元及系三
卷八十三
三
爲洋爲長背爲蓮塘爲陳洋爲大夫坊西陂爲上源
爲竹木爲後溪爲湯湖爲洋溪爲山重爲羅鼓爲新
塘計陂十有六而合流於歐馬溪今土人目曰十五
戶陂者山重崩而廢其一也譜志皆曰雙圳陂者從
其施工之始而名之也凡雙圳以下之水彰信受之
陳洋以下之水人和受之羅鼓新塘之水二里均受
之由陂而醜圳由圳而沃田所被二十餘里旱得以
蓄而澇得以泄皆耆功也故廟食以報焉今東陂尙
如故而西陂之山重旣廢下流湮塞羅鼓新塘俱涸
耆廟亦圯且譜志皆載陂塘三十六可勘者見存諸

陂耳餘卽陳氏子孫不能指其處微今日之清理久
益不可攷矣夫奸民之盜爲田者徒覬目前之利田
增陂隘而水無所儲偶遇旱澇則二里之田胥病是
益一已而捐及萬家農之蝨賊也合理出盜墾卽責
以挑復且倡營耆廟立石垂久可謂能舉其職嗣今
有踵而修濬者縣爲請獎盜墾者陳氏子孫暨陂長
者得訟於縣荷校以儆後之令茲邑者視此然東陂
治矣而西陂之羅鼓新塘猶塞則雙圳陂之水利未
全復而二里之農尙有向隅今豈無慕義如耆者是
在爲吏者有以勸率之白渠芍陂成自人力此余所

望於賢令長也今涂姓坤名江西靖安人以鳳山丞
權知此縣余既爲記併使鑿清理弓畝之數於碑陰
以說後云

嵩山書院記

國朝喀爾吉善

國家治化覃敷洋溢中外山陬海澨咸沐薰陶闡性
學衍薪傳者所在多有閩中號海濱鄒魯夙紹名賢
之業濯磨盛治洒然丕變非僅絃誦之盛甲於一
方也會城之東舊有鼇峰書院中州張清恪公開府
時所建倡明理學其有德於閩甚厚而其南有道山
書院乾隆十八年余駐節茲邦與觀察新都吳君萃

業離諸家子弟秀而文者肄業其中既三年觀察
塘徐君改建於嵩山之麓視舊制加拓焉夫擇爽塏
之方羣萃樂育端厥祈嚮宜乎耳目濡染不見異而
遷而陶冶而成之具也然都人士生理學之鄉際久
道之化所以淑其心身而養其德器者必將正誼明
道而不徒工鞶輓之文以僅收旦夕之效書云惟學
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傳曰美成在久余知其觀摩
感奮將相與以有成而有趾美前徽之盛也是役也
售李氏八官舊產廓而新之前爲講堂中祀先賢六
子後爲文昌閣左右凡六十楹齋廬庖湔靡不畢脩

而費則自衆商義舉糜白金四千四百有奇又輸貲以廣生息師膏火胥取給焉諸商欲垂永久因爲詳其本末俾勒諸石

重脩貢院記

國朝陳宏謀

閩省貢院在越王山之麓自有明成化中移建於此國朝以來歷加擴治通志可考也地處山隈山水匯積連遇颶風大雨多所傾圮號舍低淺士子持筆硯入不能轉側卒遇風雨上漏下濕濡體塗足艱難萬狀甚至有櫻疾不能終塲者至公堂棟材薄弱不稱觀瞻亦將有頽廢之患貢院之修治擴充誠有不能

已者矣商之藩臬監司諸君咸以爲宜正擬入告請修而通省紳士謂都人士蓄此志久矣此吾儕進身之始亦後來子弟觀光之地宜自經理不敢重耗國帑維時少京兆陳君治滋少銀臺林君枝春等率都人士呈請捐修一時爭先踴躍輸將不數月而十郡二州計數至二萬六千八百兩有奇爰委福州守徐君景熹撫標叅戎竇君寧董其事其專司營治者爲經歷董天柱巡檢王成德實工實料必躬必親經始於乾隆十八年二月卽於是年七月告成至公堂概易良材而重新之其餘各堂所俱加增修葺治號

舍俱重爲改建既高且深足蔽風雨而下通溝洫使
水有所洩直達於城河不虞阻塞爲害圍牆則增高
培厚以防弊竇適屆秋闈士子攜筐而入俱欣欣有
喜色不似向來之跼蹐而不寧矣統計所需一萬六
千兩有奇餘貲建造城西浮橋以濟行旅尙餘六千
兩則爲權子母永爲將來修理貢院之需可以善厥
後矣閩中紳士樂事勸功好善篤而趨義勇實爲十
五省之冠其急公之誠不敢壅於上 聞謹以達之
天聽因敘其緣起以勒諸石而襄事茲役諸君暨貢
院堂所號舍坊表數目一一具載碑陰樂輸之紳士

姓名數目另碑志之俾後有所考自今以始規制嚴
肅氣象光昌三載賓興偉奇特達之士連茹彙進仰
副

聖天子旁求俊乂之盛心 國家於以收得人之效
又不獨里閭之光也使耆有厚望焉

南關斗南書院奎光閣記

國朝 林枝春

文昌神設像立祠久矣其在學宮體制尤備而賢祠
里社間亦往往建閣崇祀配以朱衣綠衣人其前立
魁星像故閣名文昌或以魁星名又以奎光名春秋
朔望牲醪香帛之奉虔不敢替蓋其謹也余考史記

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天之六府也其第六星曰司祿晉志在第四主賞功進宋書亦云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士人以科第致身虔潔禱祠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然則居文昌而主文運戴斗魁而號魁星皆灼然不可誣者或曰非也星有神主之神爲蜀梓潼人魁枕參首梓潼上直參故應焉或曰是張宿之精也神張姓詩所謂張仲孝友者也夫王良傳說星得人以名安在其無據乎顧以魁爲奎者何意者音相近而譌歟說者曰不然奎與璧並稱璧主圖書奎爲武庫今學宮文武並登故額

閣曰奎光又曰奎主文明宋乾德中五星聚奎厥後賢才輩出理學昌明蓋其應遠矣余嘗攷諸書魁近內階而奎也張也參也占驗不一意各有據與抑圖讖家言與文人學士所宗各不相謀歟要之有精則有象有氣則有神天文燦於上則人文成於下皆理所必然無足異也且夫敬其事必尊其訓文昌陰隲之名義取洪範祥殃之說旨本文言神之威命靈爽尤足以警發愚蒙而鼓舞賢哲則崇其像設壯其觀瞻皆取諸內心而竭情盡慎者所有事也又何疑焉會城出南關不一里舊有斗南書院爲鄉士人肄業

處雍正甲寅夏五余與同學論文會信宿焉書舍數楹頗稱幽勝乾隆戊辰重修余曾捐資襄事顧規模猶昔也今春翁子章禮黃子廷琮翁子國章郭子上棟林子在淮蔡子發榮等復鳩錢文六萬有奇拓地增屋既新前堂以奉朱子始建閣祀文昌及魁像而以奎光名經始於夏竣事於秋於是臨碧沼俯青郊大江東流旗鼓雙峰對峙皆歸闌檻中物識者謂斗南秀氣殆有所鍾焉夫丹桂名籍朱衣暗點昔賢所傳事必不謬士人以科名進身榮落通塞神實司之是輔 國家登明選公之治者也天有顯道厥類維

彰而豈有倖哉命不可倖祿不可干則夫勵宿心敦素業容可一二事苟且爲哉嗚呼勿謂不聞神將伺人挾策決科之士其知所審也憶余戊申秋紀事篇末有星象司命文章點頭之語曾揭於豫章考署神座用示諸生登斯閣也巍然在上振衣再拜俯仰四矚氣象維新人文其日盛乎異時從事於此者連茹彙征吾於其協神心也而以覘士行焉天官占驗之書諸家異同之說固可存而不論矣諸子曰善宜爲之記以勸學者因記之

重脩西湖褒忠祠記

國朝 楊廷璋

出迎仙門折而北一水抱城十許里衆山環之是爲
西湖臨湖爲荷亭巨湖有隄隄置橋以通來往湖有
二嶼一爲開化寺一爲謝坪中有湖心亭固已脩整
煥然天光雲影稍具湖山之概而惟褒忠未脩祠祀
忠貞范公暨文武之死難者康熙甲寅乙卯間耿賊
倡逆以應滇粵維時范公實總督七閩劉秉政者賊
心腹也誘公詣耿諭以順逆公慷慨而行賊素重公
欲脅公降公不屈正色叱之賊恚公罵賊聲愈厲遂
幽公別室三年而遇害

天子赫然震怒命王大臣率師討之賊平錄殉節功
勅建公祠城南道山以公弟承譜及幕僚之從死者
配焉西湖之有褒忠祠則奉乾隆初年 特旨也曩
予巡撫浙江知西湖有勾留處蓋公由浙撫移節二
山留題者也今卽以爲公祠

聖主載巡賜詩勒石雲漢昭回已成武林之勝境矣
己卯夏五予奉 命總督閩浙甫下車卽訪公就義
顛末拜於道山已而過西湖憩荷亭見所謂褒忠祠
者頽垣敗瓦委於荆榛而棲神之所亦復偏仄荒涼
臆赭狼籍予惻然動念旋與官斯土者謀所以鼎新
之而深慮其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也翼日齎使錢塘

徐公來謁爲予言向修荷亭開化寺之商人周時權
者毅然請以葺治爲已任予深嘉而亟予之遂庀工
飭材屬役赴功凡豫章棟楠土石輒斃塗堊繩削版
鍤麻枲胥出於十指計算之餘百夫競趨邪許踴躍
先拓其基較舊制加廣深如其廣之數而更倍之構
堂三楹扁以重門夾以廊廡衛以列戟周以繚垣輪
奐棟題有嚴有翼堂之後建亭以供奉 御書亭之
東爲文昌樓西闢箭道以備四時講射修祀事者亦
得藉是以稍憩息焉今年六月予自浙旋閩入祠瞻
禮耳曰一新肅然起敬隨從亭後洞其門步飛虹橋

入開化寺坐宛在堂左眺右望塵慮俱豁復至荷亭
一覽覺湖光山色瀲灩空濛可以分明聖湖一席予
遂題爲小西湖東坡云生平到處有西湖予今日者
何多讓哉予與范公同旗梓里繫念而由浙中丞以
總制於閩先後又同官維公生丁厄運荒天漫野介
馬而馳何暇爲形勝奧區一洗眉目獨以盡節而歿
數十年後廟食茲土誠可感已予乃際 太平盛世
周原膺膺烽燧無虞建牙秉節山水增輝則視公屬
有天幸也其忍覩公之祠蕪穢不治爲西湖留此缺
陷歟今而後其君子車輿筐篚而至其小人徒御靡

履以從以及梯航重譯而朝貢於京師者無不取道湖上蔭息徘徊予願與之除舊布新沐浴聖朝之教化則謁褒忠祠當有勃然而興起者而佛光所被利濟羣生底於永久豈徒恃金碧焜燿爲都人士遊觀而已耶是役也經始於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事於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糜金錢四千二百兩有奇其橋向以木爲之今易之以石步雲飛虹皆予所命名也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予偕同官置酒飲於荷亭落成爲之記

重修水部門天后宮記

福建新
將軍新
柱
滿洲

古者山澤之神望而祀之既祭則以牲幣貍沈之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者皆曰神不必有人以主之也其後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之而神於是乎有主之之人蓋功烈在民者必食其美報功烈彌大食報彌遠理固然也天后之神輝赫寰宇以產於閩閩中靈異尤著自宋迄今代有顯應惟我聖朝廓清海甸異時澎湖之克鹿耳之捷皆神陰相迄於成功

聖祖

世宗疊錫褒寵晉爵宗號於神鄉湄洲 勅建祠廟春

秋致祭列諸祀典所以致其崇極者蔑以加矣福州會城水部門舊有天后宮建自勝國康熙乙巳燬於火里人重建癸未復火僅存山門鐘鼓梳粧等樓歲久亦復傾圮乾隆十六年閩人盧達成周爵觀林超順陳茂興等感被神貺亟剏脩之正藍旗防禦顧廷機董其事庀材鳩工自門廡殿寢以至左右廂廊樓館庖湍僧舍公私之所靡不畢舉糜銀三千餘兩經始於十六年七月十二日訖事於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工既竣請余爲記余惟神之爲靈敷佑蠻貊不測必指一地謂其所憑依專在於是則誕矣矧夫土

木之工不能有興無廢要在後之人崇德報功時其修葺俾之永永勿壞耳不然物魁叢祠山臺野邑湮滅於蒼烟白露荆棘之中者何可勝數而是宮卒以屢廢而復興詎非功烈在人者大而食報故遠耶余奉命來閩兩膺闔寄兼理權政每歲舟師練兵洋嶼番舶往來關口莫不荷神之庥順時利涉於是旣喜故祠之作新益感靈爽之式憑且以見

聖天子懷柔之廣大而所以致崇極於神者誠非偶然也爰爲之記兼爲歌詩以妥侑焉辭曰神之降兮湄洲騰朱光兮燭九州神之昇兮重九乘玉虬兮

蚺蟠金支翠旄竭來兮雲濤殲長鯨兮水窟憺皇
威兮溟渤溟漲兮風波神力兮降魔鏢支祁兮填罔
象繫颶母兮揜靈鼉舟跼危兮躡浪燈升降兮檣上
估客先號兮後笑榜人理楫兮高唱閩之人兮頌神
之功誕照靈惠兮新厥故宮俎豆陳兮牲醴潔闐鳴
鼓兮搏竽瑟神來兮天臨靈風颯兮櫺森神返兮海
鏡渺澄碧兮徹映我將我享兮降福祥四海永清兮
樂未央

南臺霞浦天后宮記

國朝定長

蓋閩秩祀之舉所以崇德報功也記曰有功烈於民
及能禦災捍患則祀之昔先王於郊禘社稷日月山
川與夫人之合於祭法者載在祀祀之冊典禮之隆
不綦重哉至若神仙之事近乎渺茫然尙書稱咸秩
無文是惇崇將禮之餘庶祀本所不廢矧勳績實有
可考爲兆衆羣奉者耶閩之延平士民鼎建天后
神祠於南臺之霞浦旣成合詞籲余文記其事謹按
志乘神林氏唐九牧諱蘊九世女孫歷傳至諱保吉
爲後周統軍兵馬使歸隱於莆之湄洲嶼神之六世
祖也考諱愿宋都巡檢母王氏神爲第六女生時有
紫色祥光異香盈室有道者識爲神人長能乘雲渡

海預知休咎曾於機上神遊拯親於溺溯其根本則
大孝昭垂天壤年二十有八得道昇化實宋雍熙四
年二月十九日也厥後神靈頻著感應如宣和間遣
使高麗遇震風神降使舟安流以濟又嘗降於白湖
掘泉飲疫者輒愈莆民艱食米艘屢阻朔風神返風
卽至元時海運得神祐如涉內河明時累顯靈蹟凡
助正殄邪救濟困乏之事不勝枚舉故歷贈封號云
國朝康熙十九年加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曾
濟天妃二十二年我師克澎湖有神兵導引及屯天
妃澳靖海侯施公琅謁廟見神衣半體猶濕澳有泉

僅供數百口時甲士萬餘方患渴忽湧醴泉浥之不
竭施公表上其事 敕建祠於湄州勒文紀績更封
天后六十年臺灣姦民竊發神現鹿耳門水長數尺
舟師竝進七日而臺灣悉復凡冊封海外諸屬國俱
多默佑奉 旨春秋致祭雍正四年十一年兩荷
御書神昭海表錫福安瀾二額併令江海直省葺祠
虔祀乾隆二年加封福佑羣生二十二年加封誠感
咸孚於乎神之默相我 國家勞勩實鉅仰沐 恩
輝享馨香於奕禩倍極優渥矣至海舶佑船兼多利
賴祀之固其宜也南臺向有 賜額之廟今延平士

民增祠於其地兼作鄉人寓館祠凡四層正殿寢室
 花榭歌臺備極瑰麗其殿後則依山壘石立祠以祀
 楊羅李朱四賢為諸生絃誦所也其用心亦勤矣夫
 余奉

聖天子命來撫是邦睹茲清晏江海無波行旅利涉
 理宜報答庶貺爰稽故籍載考往事具有合乎典禮
 廼為作記俾刊諸樂石并歌以侑焉其辭曰神之徠
 兮衣朱衣翠羽明璫兮蔽赤幘駕蒼龍兮白雲與飛
 靈風拂兮揚青旗神之遊兮歸墟之府思故鄉兮陟
 湄洲之嶼元秘銅符兮授自天苑孝邁曹娥兮生椽

乃父神燈神雅兮澤遍海寓况助威稜兮効忠

聖王 寶綸疊錫兮受祥蒙祐神所駐兮恍在霞浦
 此邦之人兮構神之宮鳥飛翬革兮厥製崇隆奠安
 棲兮玉座確礮礮母氏憑依兮仁宇長同繫茲祀事兮
 祈保無窮菩蕭芬兮桂醕酌神絃動兮衆樂作陳詩
 合舞兮或歌或詈來假來享兮神光漠漠千秋萬載
 兮砥枕惟恪願福我民兮永綿康樂

泉州府志序

國朝定長

志也者所以彰教化占士風核古今之異同綜山川
 之險易非直掇幽芳拾遺事侈文采之美觀已也伊

古山海名經漢世以爲出自伯益周禮司徒掌邦國
地圖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封域而誦訓實掌邦
志志之權輿尙矣漢武帝令天下計書先上太史郡
國之志亦在焉厥後朱貢條記風土班孟堅因之作
地里志及晉摯虞又作畿服經常璩作華陽國志其
他如汝南先賢洛陽耆舊諸編紛論竝作後世畫疆
爲志準此而興是所謂采風之遺而備正史所未及
者也七閩昔天南邊徼地周官以隸職方戰國騶無
諸守之秦併百越遂爲閩中郡漢初廢郡置冶縣屬
於會稽東漢時稍以繁息然地介偏陬聲名漸被之

所不及故詩書罕得稱焉泉之爲郡也在閩會垣西
南四百餘里襟帶三吳表延二廣控臨島海包絡山
川亦南陬一都會也嘉名肇錫昉自隋開皇九年然
當時地兼福州諸境今之泉郡則勝國時所建領縣
凡七迨本朝疆宇日闢乃析永春爲州以德化隸
之蓋其地僻處南服而旣當山海之會爲一望郡自
唐宋以來歐陽四門以風雅澤其邦蘇忠簡留忠宣
以功烈偉於當世蒞斯土者又得廣平紫陽西山諸
大儒牖掖而甄陶之淬磨以理學彼都人士俗易風
移其異於古之所云者蓋亦遠矣况我國朝休養

教化百餘年間宇內清平民物康阜環山阻海之區
食德服疇絃歌遍野名賢碩輔好修之儒相望於世
苟非載筆書之何以彰盛美而傳於後雖然郡國之
所藉以傳者志也泉郡之志在勝國有三而嘉靖舊
志不存存者率簡略訛謬少可徵信今太守懷公建
議修之延黃明府任董其成黃進士惠林文學擎天
佐其纂輯於是旁求曲撫門分類別訂訛謬而補遺
闕蓋燦然視前志增大半焉書成請序於余余維風
俗之盛衰與政化相終始泉郡於古既稱僻遠東漢
時稍稍安阜矣而文教未洽也唐宋則進乎文矣而

邑居之盛水陸之華賢才之奮興其得雍雍然俯仰
名區發思古之幽情揚太平之淑問者誠未有如
今日之隆也余喜新志之既成而因爲道聖朝風俗
之美原本教化雖海澨山陬無不蒸然日新遠軼前
代豈非千載一時哉夫宣上德紀民風是亦使者
之任也是爲敘

蔡文勤公祠記

國朝 沈廷芳

祠祀蔡文勤公自乾隆甲申二日春祭始也公少爲
諸生卽以民物爲己任儀封張清恪公來撫七閩設
鰲峰書院延公父爲師公隨侍焉後從清恪公遊招

入使院共訂先儒遺書博觀羣籍洞徹爲學直源既入翰林歸主鰲峰凡所講論悉本白鹿洞規自心身以至治平之道一以程朱爲訓而必本於誠更立五賢暨閩儒二十三子祠崇奉正學多士感悅其學以端數十年來猶聞風興起也尋以李文貞公薦召脩周易折中性理精義時稱其采擇精當雍正間薦列卿貳入侍令

天子講讀凡進講經書性理必齋肅詳明務引於道上敬禮之每字而不名朝士咸引周書謂惟其人蓋公以深茂之學純正之詣上承考亭西山不特爲當代之儒而已海內士以是宗仰之方佐春官公寢疾以族人事牽連吏議鐫級

世宗憲皇帝特原之俾奉故職及卒復爲震悼 特予
祭葬白鏹以歸其喪今

上嗣位晉贈尚書諡曰文勤官其一子且稱其經學闕深嗚呼觀 兩朝聖王之於公恩禮若此則公之忠忱篤棊所以上契 宸衷者可知矣是不可爲人臣勸哉公汲引後進孜孜不倦倦士有學行必禮下之其在鰲峰造就尤多雷副憲鉉鄭徵君文炳林通政枝春皆其高第弟子也廷芳以年家子曾謁邸第辱

公獎勵甚殷乾隆癸未忝居講席企公教思愾乎如
聆警欬諸生謂公已祀學宮而於書院宜祠將投牒
焉余告於開府乃可其請卽二十三子祠北葺舍三
楹神依先哲而爲後進楷模亦公志也於是諏吉告
虔謹奉栗主以妥公靈時公弟子嵩山山長吳編脩
嗣富實贊厥成偕余率諸生百人拜於堂下樂奏醴
馨罔不僾肅愉快禮成作記以棗於石公諱世遠字
聞之世居漳浦縣梁山之麓學者稱梁邨先生

南靖新建天后宮碑記

國朝李浚原

閩地負山面海往來舟舶多出外洋驚濤駭浪之中

悉賴 天后神靈呵護自宋迄今位號日隆威靈益

著濱海之人處處廟祀蓋數百年如此矣靖漳南下
邑也瀕海爲家地勢低下每值淋雨河水漲溢陸者
爲川寧者爲孰耕者不粒食廬者而巢居邑人病之
雍正年間前令成都彭公於西南一帶築沙灘數里
以障溪流乾隆十九年鎮遠何公又從而脩之靖之
民得藉以安然勢如建瓴畚沙爲堤旣易崩決水之
性因壅蔽而湍激更烈偶然失備全城魚鼈則靖雖
不同於海而時防水患與萬里梯航朝夕舟處者無
以異其尊崇 天后之廟祀也宜何如報者昔建行

宮於南教場神弗顧享兩次被水衝壞嗣奉神位於陰陽館湫隘囂塵僅蔽風雨予自己卯仲春泣任茲土卽欲恢宏基址而靖治得地甚難夙興夜寐思所以改築之者未嘗或息是歲閏六月八日雨水滙集溪流驟漲予與同事諸君子露處盲風淫雨中督率堵禦自辰至酉幸而獲全愈思興建正在商議間未及施行明年復漲月日時刻與往歲相符合吁此豈江潮之有信乎何先後竟出一轍也方河水之復漲也予與諸君子督率益勤堵禦益力而三省堂張倉社兩處竟遭衝決時登南門城樓一望浩浩靡涯茫

無畔岸私心竊計陸而川者凡幾寧而輒者凡幾耕者不粒食廬者而巢居當不知凡幾身膺長民之任民遭沉溺之慘搔首籲天搶救無術雖引咎自責其於我民奚裨哉爰從城樓上喚集小艇拯救給賞長跪默祝投香水中倏忽之間折而東注不崇朝而水已全涸巡勘城闔人民房屋衝折者止近堤十餘家餘皆無恙小民因爲予備道七旬餘之林婦十二齡之李童濱死更生狀甚怪異予心識之墟築崩缺舊處固以基石數日之後廬舍依然桑麻如故嗚呼向非有神明默相於其間靖之地桑而海者屢矣尚能

耕耶粒耶廬耶居耶軌而寧耶川而陸耶予於是知
后之垂庥於海者多而福祐於靖者不少也闔邑紳
士感神之靈爽呈請改建新宮予曰吾夙志也卜地
於縣治東北隅前漳南道公館舊址嫌其隘購民居
小屋十餘間而推拓之建行宮三棟棟各三楹士民
工賈咸樂輸將共費朱提二千二百有奇於二十五
年臘月五日乙亥經始二十六年中和六日落成予
喜神靈之默祐我民廟貌維新而又喜紳士踴躍勸
功不日告成因勒始末及董事樂捐者名姓於石以
著厥美而繫以詩俾我民咏歌以祀焉其辭曰悠悠

南土兮漳之濱雙流瀾漫兮浩蕩無垠轉危爲安兮
我后之神馮夷聽命兮保護斯民保護斯民兮何
以報構楹畫棟兮脩明禋朝霽龍涎兮夕薦新春秋
匪懈兮福祉駢臻歐山蒼蒼兮雙水潏潏千秋萬歲
兮若依慈親我民報德兮逾於海津自今以始兮祀
事永遵

福建續志卷八十三終

